



西園續集卷十四

沔陽陳文燭玉叔著

碑

建碧霞元君祠碑

長樂郡
振錄
請孫老



沔陽江北古城建碧霞元君祠祠成而里中
班白與經營祠事者屬余書麗牲之石以傳永久
往登泰山絕頂嘗謁碧霞元君其祠舊名昭真
觀宋真宗所建而秦漢封禪時無有也明興拓
而大之靈應顯天下捐金珠玉馬殺者歲無虛

日余詢其神有言東嶽配者有言東嶽女者何
相傳訛也馬端臨考稱玉女石像在玉女池側
而宋易之以玉礬石爲龕李諤瑤池記稱黃帝
建秦嶽觀遣女脩仙羽衣黃冠玉女者脩而仙
者也王敬美東遊記稱道書言元君者卽華山
玉女金支翠旗惟岱華可延駐耳至其詩如劉
禹錫所稱又事元君住紫微李太白所稱玉女
四五人飄飄下九垓是也國初學士劉定之尹
龍徐浦尚書崔文奎咸記元君祠其說大都同
不佞云不佞往游江淮三感元君異夢思擇地
以祀而白沙湧玉之間又郡中勝槩自昔解佩
江湄弄珠漢臬果餘僊氣耶爲請守按察梁公
郡守史公咸力贊之各捐數十金示尋捐金育
兩薦紳韋布慕義助工計得若干凡厥姓名悉
具碑陰大門三楹前廳正堂各如其數鍾鼓樓
各一左右翼室各三肇于癸未七月成于甲申
九月凝土度未操饗設色踰年而就蓋亦奇矣
四方禱子者袞然續紛神應如響余謂鬼神體

物猶水行地中也臣誠感神猶鑿井得泉也昔
人謂蘋蘩藟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苟有明信
可薦于神而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
其福也乃吟觀之尤猶曾謂泰山高且遠采余
詳先君事作詩以道之使歌以祀其辭曰
瞻東擇良辰兮黃月浴蘭湯兮沐芳馨壽宮兮
翼翼要眇與日月兮齊光撫長劍兮玉珥瓊鏘
以玉鳴兮琳琅靈連蜷兮姣服吹參差兮未央
下對御日觀兮在瞻望雲夢兮相羊舉芙蓉兮

木末采薜荔兮瀟湘疏緩節兮拊鼓陳箏
瑟兮浩倡覽風雲兮永妥錫福履兮多祥
蒸蕙肴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五音紛兮
繁會八神悅兮樂康

童氏祠堂碑

古者營室必謀祀先自天子至官師咸有廟秦
不師古而禮制蕩滅天子之外無營廟者漢世
公卿建祠于墓而魏晉以來始營于都邑多以
官品為世數之差唐太宗時執法糾侍中王珪

不立私廟命有司營建以耻之宋文潞公作先
廟司馬溫公爲文記焉是時已言士大夫不知
廟之可設于家也况後世乎十明興監于前代
祀止四世高曾居中東祖西禰而儀仍家禮所
謂祭于寢者是也間有合爲大宗祠者有親爲
小宗祠者有尊爲特祠者雖未盡合乎古然始
殺而嘗閉蟄而蒸所謂入室僂然必有見於其
位也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歎息之聲也安
得不敬乎是仁人孝子之心亦猶行古之道也
童爲沔陽世家太守公旭太史公承敘武庫公
承契後先舉進士官大夫之列制得立廟于家
而三公早世未遑祀先之典有布衣公承祚者
慨然以其居改爲先祠樹坊于門而請余一言
書麗牲之石余爲公家壻久諾未就諸生中有
登先行先弘先述先者寓書中前請余觀布衣
公總書世系是大宗之遺也獨主三先生是特
尊之遺也夫禋天地而報本矣祠聖賢而崇德
矣享祖考而追孝矣閭巷其興乎童氏子孫陳

其簞簋夙夜必祀以無忘仁孝則三先生之德業益大而布衣公之風遠矣布衣公以高年飲于鄉有司給冠帶如列云

登大劔東義館碑

予讀周禮大司徒之屬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等官輒咨嗟慕焉當時國都弘敷五典又加意於野俾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道人以木鐸徇於道路閭巷之間斷斷如也且井田溝洫較若畫一黎庶殷富轉相補助故從善也輕王制大壞民貧而教廢自秦人始漢興延訪博士遺書祇秦火之餘耳幸去周末遠猶見羽林授經匈奴遺子乃後學舍類敝鞠為園蔬牧兒莧豎徃徃刈薪其上古今成才之難易自周而降可廢書而惜况逮今日有司視學校為細故何望儒生者流倡於下哉豐城為洪都大邑袁尤著姓有三衢太守公仁人也思立學以誨族仲子大學生宗愚君克成之家有恒產十年積聚置田二百餘畝君曰此賴先君澤耳可成先君

志乎遂建塾一所延明經方正之師大訓同姓
卽異姓往焉歲租四百石東脩供給外周族之
老無倚幼無依者歲凶則倡賑義中有樂育堂
養善堂授餐所儲穀倉恒屋若干方廣若干扁
曰劍東義館復以義田立戶其興學贍族委曲
周悉得周人遺意矣語曰禮生於有而廢於無
君子富好行其德如君非耶昔晏嬰仁及巨族
齊人三百待而舉火范仲淹有負郭田千畝食
其族者九十日假令二公在子爲執鞭所忻慕
焉第晏子自謂彰君之賜范參大政有祿矣今
君一書生耳其行尤有難焉者錢公輔嘗愛晏
子好仁而言有次也又愛文正規模遠舉乃觀
之袁君寧能使燭無愛心哉且君先太守公韶
江登進士勲名在朝暨君長公宗魯鴻臚君貢
於鄉季弟宗聖舉於鄉其姪子清同予爲乙丑
科進士餘多明經而起後先朱綬顯於帝廷
君建學不虛矣子清復與予官大理屬予記其
事越明年子清奉王命過里門思伐石碑焉

踐前諾書之俾觀者其興乎里門思於不報也
高祖楚王沙鎮庄碑更與于官大野過于其
沙湖鎮蓋有楚王庄高皇帝所賜也高皇帝天
定宇縣昭王封國有銅鼓五開散毛等峒未服
昭王奉命討之諸域響應高皇帝嘉乃績慶以
地遂益武漢黃德等處而沙鎮其一也肅皇帝
朝僉憲柯公清淤田而奸民混府田槩為京課
歲不輸納穆皇帝朝恭王奏冲藩不造等事奉
欽依行勘爭執靡定而恭王薨聖天子御極九
年而今王受封時奉明旨清丈海內土田長史
劉公其典寶正郭公其典服劉公其啓王而白
于當路巡撫都御史陳公巡按御史錢公分守
叅議李公分巡憲副曹公承天知府劉公沔陽
知州史公祗念藩服加意封土乃委檢校于君
某州判朱君某會同典寶謝君某清丈焉共得
田九萬四千三百三十八畝有零且解京水稞
原額五百四十兩業民告困止納二百四十餘
兩而五百原數悉出于新丈之田矣所稞之外

有餘田二萬三千三百七十畝并太陽等七處
海船窩基地九十七間悉屬王府形東壤制可
張楚也典服劉君輩具圖以獻王曰高帝遺澤
皇上洪恩諸公庶明爾等勞勤與楚共載劉君
奉玉命而請余文余聞友喪而芻者毛落絕流
而漁者澤竭薄歛而仁者國富自茲黔首永乃
家乎惟帝敦睦惟王展親江漢朝宗于海矣幸
為謝楚王王得余言而善之且曰楚國無以為
寶惟善以為寶可勒諸石俾萬世無斁

江蘇關將軍廟碑文夫姑道侯侯侯侯將軍

桃源縣古城蓋有漢三義廟云而創一廟以祀
關將軍則始都御史陳公公督漕行縣夜夢將
軍語余捐俸立廟而特祀之知縣蔣本仁鳩工
而廟成往余過三義廟中昭烈有張翼德而左
將軍結義在涿郡楚州誠非其地豈往來彭城
參戰跡故合祀之與史稱將軍於昭烈恩若兄
弟而稠人廣坐待立終日君臣凜凜矣今並列
之則分祀何可也乃將軍之廟遍天下余涉陽

里祀將軍尤靈異元夫德中廟災而像存比至
廣陵讀趙孟頫所書馮子振碑謂寧鶉衣而有
丹腹寧蝸涎而有牲酒蓋自古多將軍云嗟乎
義勇如將軍蕭曹之匹而昭烈有高帝風宜復
大漢考其分部平原走下邳刺顏良及督荊州
諸軍又敗曹仁降于禁逼操于許何其壯也假
令無孫權呂蒙之秘謀糜芳傅士仁之懷嫌安
得將軍亡耶獨其誓以其死義不背劉康燭遠
且禮以自閑真烈丈夫哉真烈丈夫哉將軍名

羽字雲長河東解人封漢壽亭侯前將軍諡壯
繆漢壽本封邑亭侯乃列爵余慕將軍甚而陳
公名於嘉靖辛丑進士又臨川大儒命余作記
因述其槩為迎送神曲俾士人祀將軍者考焉
其辭曰其崇基立巖嶽巨樹木高聳式載前之
八姓望漢髯兮容與遙而追印號兮威震華夏
六十北顧徐邳兮神之所化何右迎神雷也星
山東河流駛兮大海東注歌舞徹兮揚靈如慕
永奠茲土兮神之所助何右送神龍王廟

里祀玄帝廟碑合縣之河津廟亦在縣東北
山東陽穀縣七級關蓋有玄帝廟云在縣東北
六十里而近漕河百餘步又河濟之通衢也皇
人被河濟之患思建厥廟以鎮之乃高君一飛
猖厥王其崇基立殿繚垣樹木高君佐淮道之
廟貌閎遠矣屬余言勅諸石余觀記傳有言曰
北宮黑帝其精玄武故位于北宿于虛危託靈
于龜蛇在五色為玄而在五行非水耶故神之
無遠不屆如來之無地不有而禦雷留捍患在先
王罔不斐祀茲興豈為淫哉惟神永奠乎茲主
惟民永賴于神休余既詳之如左復為迎送呈
曲偈祭者歌之備神焉其辭曰雨公宜與文以
問主帝駕玄輅兮玄珮玄璜靈光至止兮容與
兮洋洋田右迎神兮之車且旺公靈顯縣邑
其願帝心純佑兮時若雨暘明禋祗薦兮黍稷
庶世穰穰宜右送神之也山游賦神高君記章
廟表北沙龍王廟碑無臺王公宗表文辭之典
准本四瀆入于海故多海神而北沙有龍王廟

創自元人蓋爲海運云或明興罷海運蓋百年
廟亦幾廢隆慶辛未撫臺王公宗沐力復之其
海舟經是鎮多保衛之功山陽知縣高君時葺
其廟工始于壬申八月完于九月歲設墩夫數
名以其餘田給張海守之事上王公屬燭碑焉
明年知縣李君貞又謂余曰頃行野外卒矣班
自指龍王廟謂靈異每旱禱則雨公宜亟文以
書鹿牲之石嗟乎鐘山燭龍之神能致風雨冀
野應龍之神能寢甲兵是自古記之矣况龍王
水神不宜永祀海上耶系以樂章俾祀者鼓吹
而歌之其詞曰

滄波浩兮百谷之王乘玄雲兮海波不揚
尚來格兮洋洋 右迎神

扶桑經兮伊誰之主雨暘時兮洽于淮土
吹參差兮容與 右送神

重脩龍興寺碑

淮安城西清風門內有龍興寺凡郡吏拜闕
祝聖壽往馬寺創自西晉秦始間爲里人夏

寬氏所施唐宋及元命住持掌之頒帛給田咸
有恩澤詳在廬陵學士陳公記中碑樹于大明
成化初後至正德辛未遭火毀廢一空有僧明
來號天竺募化脩之造大殿九間鑄佛三尊煥
然新矣余會明來爲余言游天下名山者半貌
古朴誓苦行故能動衆而成大工也又以余與
一二友人論文談道於其上索余記之嗟乎色
相有無之間余安能知爾教哉大都無有可捨
而後能達有之源無空可住而後能知空之本
法本不生因心而起卽棟宇之新固起于一念
耳由是達五蘊除六塵會無生之精成無礙之
慈何嘗舍方寸以超三界哉故曰佛者明之而
見性儒者盡之而知性其心一而已矣于是明
來率諸僧羅拜首肯若會余言者庸書諸石而
施財姓名悉載碑陰

社倉碑

淮海蓋滂郡云清河縣治在河口去府僅六十
里土狹而人稀春夏之交民艱於食余竊憫焉

隆慶六年壬申縣令張君惟誠來留心民隱乃於縣西創為社倉左平糶右預給倣古久常平積穀之意賤則貯之貴則散之俾忘歲凶云所費帑金幾二百上宰嘉其議余贊成之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自書及今未之聞也晁錯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洎國亡捐瘠者畜積多而備堯具也書哉言乎今淮土民日困河流歲泛則茲倉之建何可也哉術何已哉工始于是年夏四月朔身成于秋七月望日明年張君以才調汶上請余記之風群吏而告嗣令者余作社倉碑

清河縣修學碑

隆慶庚午余行縣至河口謁先師廟觀學舍圯壞顧瞻愴然者久之越壬申臨海王先生撫茲土下修學之令知縣張君惟誠復申前請遂捐帑金若干卜日興事數月告成自大成殿東西廡戟門櫺星門明倫堂及齋舍庖廩隘者弘之傾者正之垣墉者塗茨之大都一新云余請

王先生爲文記之諸生張蘊王家屏輩以縣令
雅造士謂余不可無言嗟乎清河誠瘠土哉風
俗多質朴士生其間有剛毅木訥之遺先師
論禮與仁咸有取焉夫士修于家尚愍其壞于
天子之庭乃今高者虛無卑者功利修之已者
非也安望施于有政能無壞耶諸生值維新之
會沐者必彈冠浴者必振衣新之云爾何可以
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俾質之近道者淪亡乎
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余

所聞如此若諸生所誦法有王先生之言在于
是教官沈櫛桂集安題其說伐石記之而縣丞
陳大濡典史謝一德蓋董是役云

保寧府重修廟學碑

保寧蓋蜀名郡云孔子廟舊在府治東南元末
兵燹改西南廟制中爲文廟爲兩廡前爲戟門
爲櫺星門廟東爲祭器樂器庫戟門左爲神厨
東北爲啓聖祠名宦鄉賢祠廟後爲明倫堂堂
上爲尊經閣自宋慶曆建學至明昭代沿革不

百國志卷之四
常規模宏遠詳都御史任公惟賢記甲隆慶庚
午叅政楊公吉守閩新廟學創明倫堂移尊經
閣于後萬曆甲戌不佞奉命督學三試閩州
徘徊與諸生論學竊嘆楊公興學云歲甲申不
佞以叅政分守川北有事于閩教官率諸生謂
數年科第稍乏堪輿言聖宮經閣前後雄峙而
堂低欺思去堂而移閣以還舊觀里中薦紳及
諸人士助費結構官帑民力不與焉保寧知府
吳從周同知李有成通判張至化知縣漆文煥

避其事不佞允焉諸生請余言垂永久不佞去
曰二三子改學宮矣知孔門之學乎孔子言主
忠信而過勿憚改參也魯獨得其宗日省其不
忠乎不信乎是過也所當改也至唯吾道之傳
則忠恕與信渾而一矣秦漢以來學術漸晦高
皇帝以大宰祀孔子戒人臣勿懷二心彼發寶
氏定三秦者非甕鳧侯乎統萬人守巴西者非
車騎將軍乎是功而忠也唐天寶間過閩山而
歌者非子美乎上元間過離堆而記者非魯公

乎是文而忠也四子者創業死難謫居流寓所
遭不同使得聖人爲之依歸可列于政事文學
之科閩人祠祀千載血食與孔廟等二三子求
此心之忠耳出而效用何患不古人若也好勇
可改也貨殖可改也自畫可改也所當新者獨
學宮哉敢以孔門學術與閩故事爲二三子言
之若相業如文惠甲第如諸陳黃馬復昔時雍
雍濟濟之盛二三子願焉人人願爲二三子祝
也不佞無言可矣諸生起謝曰先生之教邇洙
泗而上之請勒諸石以代書紳

什邡縣修學碑

昔漢置廣漢郡領十縣什邡其一也高帝封雍
齒爲什邡侯又郡有邠水流而爲十馬班氏作
什邡表至云邠江蓋古名邑云其學無論往代
卽國朝興廢屢更嘉靖初修于知縣王廷傑
學使蘇公葵有記今五十年矣萬曆二年知縣
湯宿毅然修之邑多慕義捐財者不費帑金肇
修啓聖祠大成殿兩廡戟門泮池櫺星門繼修

明倫堂兩齋敬一亭會文書館又修學署神厨
祭庫省牲所工始四年九月成于五年二月教
諭寸居敬訓導萬理達及諸生謀余龔若石勒銘
以紀鴻休邑人侍御李公報書曰之珍往觀學
宮鞠爲茂草乃今真可書哉余惟廟者貌也先
王飾貌以隆禮將以報德也不崇其貌無以示
敬不崇其道如德何漢劉歆曰唐虞三代聖帝
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旣微而禮樂不
正道之難全如此信斯言也孰非孔子之功哉
今祭章之讚孔子有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夫
經者徑也如五路無所不通而萬世常行也孔
子歷聘列國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由周而
秦設挾書之令行是古之罪漢興置博士訪遺
書六經稍稍間出綴學之士潛心大業而斯道
賴以不墜當時及門之徒自顏曾之外惟商賜
可以言詩而春秋不能贊一詞聖人之精可識
矣今鑽厲而治六經者衆矣有能得其心于萬

世之後乎故崇厥廟而新之者有司事也崇厥
道而新之者吾黨事也余幸見有司矣尚厚望
于吾黨云當祀又門之於自庶皆之於封而
東鄉縣修學碑學之士皆以大業而
東鄉縣在夔州萬山間而其學舊在縣山郭中
後遷之江外師儒肄業及有司行釋菜禮稱不
便者無年東鄉知縣景陵陶君之肖謀遷焉
余試士至夔與夔守南海郭君葉議之得遷云
再試于夔則櫺星有門明倫有堂啓聖有祠又
有神厨庫有鄉賢祠有各宦祠有教官衙有號
房基復舊而向更新煇煇燿燿期月告成縣令
亦乎嗟乎蜀自西代以還如漢文翁作講堂畫
像尼七末二子之像後高朕作周公禮殿圖號
西南齊魯太史新都楊公慎以爲後世學宮之
設蓋倣諸蜀云國家興學教化汪濊上暢九垓
下泝八埏今師皇帝登御萬曆二年燭領墾書
入蜀越明年大學士荊州張公居正上疏其略
云臣聞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祖宗以來最重學臣其勅與國子監祭酒竝又
多海內名流爲之乃後則虛談賈譽矣養交市
恩矣憚巡歷而苦校閱矣胡能作主下吏禮事
節慎厥選惟公惟勤將勅書更布宇內願大明
主擇焉書入史主命允燭拜新勅莊誦未嘗不
發汗沾衣也且舊所頒勅二百餘年大要在士
明經修行而本諸身教卽唐虞敬寬之訓不過
也夫主上申明功令廣勵學官期復古祖宗之
舊云耳昔道統在帝王至周公兼之孔子集之
哲大人之學也然仰思力行徒義遷善以裁狂
簡至化被魯國能使邑人絃歌千年不絕其聲
故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聖人之澤
遠矣二三子誦法周孔有不如古者乃不能思
而變變而道復西南齊魯之風以稱塞明詔
何適而可余于多士有交警焉書作東鄉縣記
將徧告巴蜀云

福建布政司續題名碑

閩蓋東南巨省自設布政使司來題名碑凡三

樹云正德癸酉陳公珂記之嘉靖壬寅歐陽公
席記之嘉靖癸丑朱公衡記之有謂紫薇垣十
五星列東西藩在北斗傍官賢則藩星光不賢
則藩星晦有謂秦漢來記功德者託諸石而其
棠之澤淮西之勳在焉有謂刻諸石者名也顯
其名而不累者實也萬曆乙酉文燭承乏右使
前碑書滿左使陶公謂今皇帝御極億萬年
無疆之休俾諸君子元年任者代石書之屬文
燭記焉文燭寓目而嘆曰名實之間天人相與
之際三公言備矣乃題名昉於近代有史之遺
意乎史莫大乎春秋辭不費而褒貶存今姓氏
邑里之外不加一言而勸懲之道森然昭矣且
古言官箴者曰清曰慎曰勤凡在有位宜罔不
欽况敷庶政而倡群吏者乎出納易黷而清者
顯矣品位易肆而慎者彰矣文奏易盈而勤者
著矣昔子夏肥而或問之子夏曰吾戰勝人曰
何爲戰勝曰吾入見夫子之義則榮之出見富
貴又榮之二者戰于胷臆而夫子之義勝故肥

也夫自勝而後可以勝人實存而名立人感而天應政之廢興官之謗譽有可觀省者斯亦司馬遷所稱當世得失之林矣竊謂其有史之遺意云左使公聞而嘆曰吾子言衍三公者至矣蓋書碑首俾後之人永覽焉

重修三忠祠碑

我明之宣宗章皇帝御製五倫書載宋忠臣陳文龍死事最詳憲宗純皇帝續修通鑑綱目書元破興化陳瓚死之一門忠節蓋福建興化

府莆田縣人孝宗敬皇帝下詔求言莆人大理寺評事徐元稔上疏表之其略云臣與三陳同里當時文龍謚忠肅廟號昭惠瓚贈兵部侍郎謚忠武故居今草莽過者徘徊不能去古帝王顯忠于異代非操世大槩者耶乞立祠本郡賜春秋祭如文天祥萬里故事庶慰人心而勵將來詔許之至武宗毅皇帝朝立祠于城隍廟左肖像祀焉越八年癸酉督學姚公鏞記之歷世宗肅皇帝穆宗莊皇帝朝屢修

之幾再世矣今上御極十有四年垣地屋壤
鞠爲茂草中丞沈公入种御史楊公四知表揚
往哲以維國是下新祠之令不佞掌司事謂崇
古勸今政之不可廢者宜新之而興化知府錢
君順德同知關君學尹呈公帑若干以爲工費
適推官祝君致和視縣事經始營度落成有期
煥然維新俾明昭代列聖厚思直者數百年如
一日三陳公有生氣天昌厥後報施盖定云嗣
孫陳君瑛舉進士參知漕儲事寓書不佞請書

麗牲之石不佞嘆曰宋自臨安告變天下之勢
岌岌乎殆哉而閩尚存閩苟存焉控兩淮而引
江鄂庶幾無虞又八閩形勢在興化一路之陳
公之以死守也其恢復中原之志乎忠肅公初
諱子龍度際廷策以冠多士改諱文龍字君貴
授紹興判官除崇正院說書擢監察御史以劾
迎合者忤賈似道左官後起至充閩廣宣撫大
使後福州泉州俱降同郡尚書方應發勸忠肅
降忠肅手劒逐之益謀繕守使其將林華伺境

北華卽降阻守至城有執忠肅軍中凌挫者自
指其腹曰此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械繫杭州
不食而死其母死福州尼寺中其曰吾與吾兒
同死又何恨哉有忠武公者諱瓚字瑟玉忠肅
之諸父魏國正獻公之曾孫也聞而嘆曰吾姪
不負國吾忍負吾姪耶陰募義兵攻華等誅之
復興化以其首告家廟獻于行朝端宗壯之命
以通判權守興化時元峻都萬文炳等各擁兵
數萬而忠武號令嚴整元兵日增蟻附登城力
不能支猶率麾下巷戰元兵死于城者千餘忠
武後爲元人所執大罵曰文龍吾姪也世篤忠
貞豈從汝胡狗求活耶峻都大怒車裂以殉屠
城三時血流有聲夫興化破而閩盡矣閩破而
宋亡矣時天下死節者三十餘人以爲三百年
養士之報而陳有肅武且忠肅與文天祥並爲
忠義狀元而天祥平居亦稱爲陸贄汲黯之流
彼言生爲宋臣死爲宋鬼踐之矣又言不愛一
家死思存趙氏脉及母氏死忠武以布衣死言

如券矣寧獨必其身哉其後斃其所乘賜馬又
子孫百年不食元粟今駸駸顯于有道之朝不
佞竊謂有天報云因志其大告嗣修者復爲辭
二章俾歌以祀其辭曰

嗟二公之忠貞兮值皇輿之敗績好修姱
以鞿羈兮竟同歸于鋒鏑下從龍逢比干
兮何異夫萬人敵過而式者莘莘兮海風
參差慘戚

嗟新祠之鼎建兮曠將出于扶桑瞻靈氛
其如在今路修遠而翱翔折瑤枝以爲羞
莫大兮精瓊靡以爲糗望壺公而容與兮惟億
萬年無疆

米公白鹿書院學田碑

萬曆八年江陵柄政嚴禁僞學詔毀書院江
西多創建悉在毀中白鹿洞歸然獨存蓋曾殿
靈光也洞在匡廬五老峰下其名以唐江州李
刺史讀書馴白鹿而宋朱張講道與睢陽石鼓
嶽麓並雄宇內昭代益重之洞田計二千三

百餘畝議濟邊得價四百四十餘兩留備祀典者廬三百畝士解散去存空名也萬曆十二年廟堂議復書院江西復者半洞田在新建者四百二十畝入南昌正學書院在建昌者一千二百畝價存司庫會中丞餘姚陳公御史益都朱公端人並列倡明正學下復田之議文燭典司事右使宋公應昌學使沈公九疇咸謂國家莫大乎養士若入太倉直糶米耳給買者價而洞田遂復守道王公橋巡道顧公雲程替而行之南康太守潘君志伊新洞志學使公屬余言以傳永久陳子嘆曰斯田也剝而復者也物無剝盡之理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士有恒心而僞則與天地不相似矣多士知復乎修身而不遠下仁而休從道而獨自考而敦皆復也孔子以顏氏之子庶幾于復而孟子以禹稷之功並天地者同之其心之謂與于祿如師聚歛如求短喪如予是類而厲迷而凶非復也千載議焉禁僞學而無其實與焚詩書毀鄉校者等

耳烏得而禁之願學者勿入于僞而使人竊禁
之之名是吾道之興與故曰學古有獲若農服
田力穡乃亦有秋偉哉茲舉鏡于貞珉告後之
造士者是年正學書院田亦復而學使公爲記
樹南昌府

許真君廟碑

江西有鐵柱宮曰真君其天州之公平士亦
昭代顏曰妙濟萬壽宮蓋許真君故里也四川
有旌陽觀祠祀真君者不佞兩謁之儼若遇云

往讀列仙傳如晉葛洪扈謙同真君羽化世號
神仙何從祀之而祀典所云法施於民則祀之
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善乎萬司
馮氏曰祀功也非祀仙也唐子伯虎配真君子
黃帝之與蚩尤神禹之與無支祁悉歸正論道
士徐碧雲請余文碑焉憶真君出昇識云吾仙
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五陵之內當出弟子
八百師出豫章大揚吾教時生沙洲過沙井日
今時將及矣歲侵苦水甚于蛟蛇安得真君之

靈福民永守述者禱焉按真君名遜字敬之詳
白玉蟾傳中其先蓋潁陽由云博極詳書尤嗜
神仙家卜居西山有售鐵燈檠者知爲金而返
之里人化焉晉太康元年爲旌陽縣令除煩去
苛諭民于道歲饑點丹輪租歲疫持法愈病知
晉室將亂而歸焉送者居如管壘號許家營至
變幻莫測如授劍于童女問道于謀母飛茅爲
祠畫松爲壁運風雷以拔社出靈泉以濟旱驅
蛟請龍山驅蛇于海昏再驅于西安鄂渚召社
伯書符文鑄鐵柱鎮之故聚骨洲釘蛟石名並
天壤焉其識記云鐵柱鎮洪州萬年永不休八
索鈎地脉交派通江流天下大亂此地無憂天
下大荒此地薄收地勝人心善應不出奸謀若
有興謀者終湏不到頭其慮深矣寧康二年中
舉生自吳赤烏元年得年一百三十六此八十
五化之大也所稱淨明法者蓋玉京隱書也在
世爲無上清虛在天爲中黃八極在人爲丹元
絳宮服鍊者中正而玄黃攝意歸身攝想歸正

以心達心以性達性淨而絕塵明而燭幽忠孝
廉謹寬裕容忍故大舜終身以成孝比干諫君
以成忠善卷殺身以成廉南容復走以成慎榮
期安貧以成寬顏回簞瓢以成裕是仙之冠者
豈由澤之癯哉不奉忠孝而思服鍊是舍厦屋
而入炎火也萬法皆空大誠為寶內景黃庭五
五飛步神奏玉京符籙永年之嘉運備八真之仙
數可為礫塵世珠寶矣上士得道真在心性而
妄者遠矣遠於妄所以成功也此八寶垂世之
訓也夫道無而有道有而無真君超騰隱化比
廣成子河山公矣即言中黃固居正位而通理
文在中而元吉易道也其儒而僊真而誠者乎
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此等儒濟世之功何
得僊槩真君也余因述之以鏡示右復為迎送
神辭二章俾祭者歌之俯裨焉其辭曰
彭蠡湯湯兮神仙窟宅注世飛昇兮有靈赫赫
神劍逍遙兮儼龍光于咫尺千載多艱兮或大
饑與大疫顧鬱陶而隱思兮望雲霓而解厄心

二
婁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瞻。雲黃而翰風以
齊，險在迎神。淵淵兮，千歎又千連。炎燄兮，炬火
玄氣高朗兮，冲而不盈。太化寥廓兮，教宗淨期。
舞節西由兮，橫大江而揚靈。出世濟世兮，倚闈
闔而若生。奠椒漿與桂酒兮，映參差以蘭旌。乘
田風之搖蕙兮，識歸路之營營。謂齊世之如所
文，王右送神。吉且良，其需而對真。而精者，年
黃公陶朱公墓碑。碑曰：言中黃國，公五劫而嚴歷
寔陶有陶朱公墓。訪古者，楚衣棺之遺也。友人
吏部黎君，甫尹定陶，尊人秘書公欲墓碑，不果。
向余津津道焉。陶朱公蓋范蠡變而名之。至今
縣稱定陶云。方朱公師計，然從越王會稽之上
所云，知闕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而萬貨
之情可觀也。使國富厚，令士赴矣。石如饑渴報
強吳而雪越耻，豈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
之人，富而仁義附焉者乎。表會稽山以為奉越
越王自以為報國，陶朱公料越可以同患難，以
處安定。陶自處矣。君行令而臣行意，其意寧復

在越乎所遺丈夫種書長子藏于鳥盡走狗烹
張鬼死其言疑悲墜未恩不報夫功不還後世
忠臣以吾爲喻故種之言侮不聽陶朱公矣伐
吳之術七越用其法而自殺計然之策七越用
其五而自全何天淵哉在定陶候時轉物追逐
什一散財于鄉歸印于齊彼稱居家致千金居
官至卿相布衣之極謾世語其其心何有哉說
者謂張蓋談焉趙滅智伯而隱負丘張子房爲
韓興漢高而游赤松使陶朱公不自富而退逸
山林豈不超然春秋戰國士之上邪然近春秋
戰國幾五百年而獨以功名終自號鴟夷子皮
用則容納不用卷懷中子殺人不遣長子救而
遣少子且知必殺其弟其言持滿者與天定領
者與人節事者以地三才洞然矣善治生者能
擇人而任時治天下何加焉豈少二張之智哉
陳子曰太公遺烈在齊管仲脩之而齊富彊後
陶朱公稱富海岱之間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
足而知榮辱未盡用于越者用于齊耳與管仲

爭烈焉若以富自污爲田舍謀何使人慨慕也
張華言南郡有陶朱公冢盛弘之言本宛三戶
人其冢在華容或言登仙或言濟州陶山有二
墓處俱不可曉余從司馬遷言卒老死于陶則
墓何可湮滅也君華善隸書勒諸道左
對少重脩千金堤碑
撫州蓋有臨汝水汝水東流出盱江不與臨
合臨水出宜黃崇仁乃爲堤瑤湖之上俾汝水
漸凝峴臺下趨文昌浮橋抱鄆而西會于臨如
長樂長寧間受其灌溉變爲沃壤商賈懋遷有
無化居而風氣環匝俊哲挺生堤始于唐渤海
李公說者謂顏真卿築土堵陂戴叔倫築冷泉
陂昂足而列當時計貲千餘故名千金云宋時
數言堤事不果脩明興數脩堤事不果終萬曆
間同年梁山古士希守撫募善習水者水底砌
石累石爲堤堤外作滾水梯護之上流作石堤
以護舊堤民不知勞詠歌興焉士希再守徽州
不俟掌江藩報書曰千金堤存乎願公微有司

加意焉王君之麟守撫補葺如故士希聞之喜
曰願公共言以垂永永陳子曰水之爲利害也
天地剖判則然太史公作何渠書常登廬山豈
臨汝在指顧中耶彼稱西門豹封漳水鄭當時
引渭水李冰引灌水是利生民灌田脩都江堰
太守請余碑焉謂人皆師古至今見封山表木
之烈何至沉璧負薪則斯堤也胡可弗脩乎往
余守淮築高家堰費止千金嗣者失脩費屢巨
萬丁文恪公碑焉謂范仲淹天聖中築捍海堰
數百里而通秦海州之民祠焉蘇子瞻元祐中
取西湖田二十里築長堤以便行者號蘇公堤
比余文正文忠言之歟汗沾衣今民于士希尸
而祝之雖號古公堤可也庶有辭于永世哉余
與士希雅厚敢以覩記于淮蜀者頌焉後有循
吏綢繆桑土俾無壞焉耳

徐孺子祠碑

漢高士徐公名孺字豫章南昌人也南昌
范太守涑南昌何令選新建余令夢鯉闢南州

高士寢路復新其祠太守請余書麗牲之石有志於古人者嗚呼孺子恭儉義讓所居服德惟蕃能致之而太守之名重仲舉樹立風聲抗論懣俗惟穉是禮之而高士之名重南州一榻清風穆如千載可想焉蕃之薦孺子也使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豈知竟不仕哉孺子謂林宗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豈知尚書令亦不自終乎太守不能致孺子之出高士不能止仲舉之進爲世道計耳或謂太守馳驅險阨之申與荆人腐夫同朝爭衡自取滅亡不如孺子高又謂高士遜世離俗坐視漢亡不與仲舉同心非通論也元興以來政出官監孺子欲仲舉挽之大綱如復出而共理凜凜乎伊呂之業者下榻云云此耳及世不可支無能爲也雖薦聘不顧焉相知豈後管仲鮑叔牙耶江南俗卑薄孺子傑立視同舉姜肱表閎諸賢已加一等乃令其鄉崇節義尚名檢興起在千載間故太守重之彼蕃先

守樂安下榻如周璆鮮克有終矣漢末織羅鉤
黨之獄起諸公執彌堅而行彌勵百餘年來亂
而不亡與有力焉而孺子之風遠矣南昌西楚
地余爲楚聲俾歌以祀其詞曰炎祚中衰今世
溷濁而莫浴有美好修今憚褰裳而濡足高士
昂昂今情素潔而如玉豫章有美今續紛其若
木太守高風今設一榻而難續偶語論心今時
事其頰感圓鑿方柄今難入而自覺鳳凰飄翔
今愧鳧鴈之碌碌故居沈寥今欽遺風而變俗
千載招魂今還生藟于一束

溫忠武公廟碑

豫章城南有晉將軍溫公廟土人稱司馬祠或
因將軍右司馬也由晉衣冠廟祀至今偶有智
力者謀地爲塋而廟廢南昌范太守涑從士民
意復之伐石碑焉請余文以昭勸戒將軍諱嶠
字大真諡忠武晉之名臣也元帝鎮江左劉琨
與將軍同心王室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
漢光之可輔晉祚雖衰而天命可圖絕裾而往

豈得已哉明帝卽位將軍在侍中叅佐機密大
謀而詔命文翰悉出其手王敦忌之上疏論敦
剛愎不仁忍行殺戮道路以目復奏軍國要務
者七皆救時之藥石也將軍受顧命蘇峻有反
狀陶侃同謀敗之有江州之命且陳豫章十郡
之要宜居以刺史乃屯潯陽遣督護王愨期西
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師赴難聞京
師傾覆因而悲哭時峻軍多馬南軍舟楫不敢
輕戰將軍於四望磯築壘以逼余讀報侃書謂
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竝在路次須仁公同赴
此會社稷危殆肝腦塗地受國恩者忍之哉侃
之能敗蘇峻多將軍之力云將軍卒而侃上書
稱故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勲義感於人神臨
終別書藏之篋笥時時省視中夜撫膺臨飯酸
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願勿移豫章墓地蓋成
帝追思忠武勲德將造大墓于元明二帝陵之
北因侃言止耳則祠而有墓俱在豫章祭酒胡
公儼謂豫章人得將軍不受王敦蘇峻之禍報

以此耳孰知將軍精神命脉久江州哉顯忠表
武頓還舊觀太守此舉余甚躉焉陳子曰溫將
軍至豫章首謁徐孺子墓曾文定公謂漢至今
數千載富貴堙滅者不可勝數孺子獨稱思焉
世之以智力取勝者惑矣况將軍德澤聞者感
泣乎以勞定國則祀能捍大患則祀余拜忠武
祠而凜凜者奚啻將軍之手漢高士也

二西園續集卷十五

涉陽陳文燭玉叔著

傳

四尚書傳

天下世家南林北許蓋父子尤第四尚書云至
三世翰林祭酒獨林為盛比于漢之關西汝南
晉之王謝宋之范呂諸家至清忠世世不啻過
之林有才士世吉與余善每謁世忠祠想見四
先生為人作四尚書傳

文安公諱瀚字亨大號泉山成化丙戌進士長
七尺聲若洪鍾美鬚髯望之如僊天性孝友往
試禮部有同舍登第病者不忍遽別病愈始別
又試禮部語同舍曰吾表宿違病且出矣爲子
誦之其人登第謝焉仲子康懿早慧有鄭郎中
以女許之鄭沒而家落有富室願以女歸林者
公竟不可族人有利祖營潛穴者公曰生同堂
死可同地竟不爭夫順癸未試院火公見異人
踰墻獲免居家置酒高會覆杯乃止家人以無
炊米告者公咲曰諺有之菲割卽長吾命似之
明日竟有饋者公由翰林庶吉士編修修撰轉
諭德陞祭酒上䟽言天下人才日盛郡邑增貢
一人四年乃止擢禮部侍郎掌監事十餘年待
諸生嚴而有恩王端毅公有子遊太學應對失
辭公責之王公謝焉時論兩高之又歲餐錢可
自緡公不受貯之自市公署凡官太學者悉有
公署以吏部攝銓事 上欲用爲冢宰左右以
請託不行聞之拜南銓曹會災異上䟽陳十二

事及重根本四事。上允之。有御史王獻臣被
逐。儒生孫伯堅等授中書。公力諫。天命天討宜
恻。至公有言。青誚讓自劾。不報。在留曹。屢乞骸
海內。以公與莆田林公俊。金華章公懋。浮梁張
公敷。華號四君子。正德初。太宰缺。言官丘俊。石
玠等交薦公。庶正可任。上不用。改南兵。上疏
勸。上割私任公。踈遠貴戚。人所難言者。深爲
逆瑾所疾。會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劾瑾逮。詔
獄。公獨往送瑾。大怒。令錦衣衛獄。詞連公。禍且
不測。兵部侍郎才寬故守西安。與瑾識。奔告曰。
累朝名德。柰何失天下。心瑾怒。少釋。猶矯詔。
公與大學士謝公劉公俱朋黨。布告天下。瑾誅
復官。上欲起公。而年逾七十。命有司給廩米。
役夫存問。皆殊典云。公壽八十六。訃聞。上愍
悼。馬遣官祭。葬。贈太子太保。所著有經筵講章。
奏議詩文。行於世。楊文忠公稱公忠信守法。不
以俸貸。不以權移。鄭端簡公言。陳伯獻謂公賤
者。卽之忘其貴也。卑者。卽之忘其尊也。愚者。卽

之志其賢也非意相干者凜凜焉章文懿公言
秦誓大臣之容柳下惠之介惟公無之公男子
九人有名位類公者二人文安公仲子康懿公
諱廷楫字利瞻號小泉弘治己未進士春秋第
一人授兵部武庫主事調職方郎中公練達邊
務每奏草立削動中機宜大司馬劉忠宣馬端
肅許襄毅咸雅重之及曹元在本無附逾瑾公
守正不阿瑾計改公御史力辭出守蘇州公資
望頗深抑而典郡時七邑大水二年公疏蠲糧
稅停織造因臣請澣墅鈔銀賑濟上允之民
賴以活擢雲南叅政奉表入賀兩疏乞終養朝
議謂公有兄弟於制不合詔特允以文安公
故也親終補江西叅政擢湖廣左布政使陞副
都御史巡撫保定疏革真定抽分內臣數事轉
南京兵部侍郎與浚川王公協恭凡中貴妄索
鮮船者減抑之遂著為例調工部督理城垣并
皇史宬等工會星變條陳省營造處織造計工
料專官守四事內府歲取銅鐵器動至千萬公

立法五年一修十年一造又遼東軍變廷推公
行復疏四事二鎮底寧陞工部尚書建九廟
七陵等工嘗疏屢年興工民力已竭借兵部柴
薪馬價惠通河扣省脚價民得免派天下陰受
其賜而不知先時上常御便殿召公顧左右
竒其狀會公疏入上曰朕方顧若若乃言朕
得非林俊子耶左右對其父亦尚書非俊子也
上顧乃霽他日工又御疑翠殿出御製憶邊
詩令恭和以進時與公同者真溪夏公言也

上謁西陵駕出倉卒公知人善任使凡道路橋
梁行帷器用一二日悉備特賜麒麟通袖鸞帶
銀瓢諸物宗廟告完加太子太保隨乞骸骨
上准致仕命有司給月廩人役陞辭令馳驛去
後計聞上愍悼焉遣官祭塋贈少保公穎敏
絕倫眉目如畫清談善諱爲士林風流之冠其
議論每依忠厚所著有小泉稿往爲守時有富
室誣繫重僻無子許其納妾獄中後乃產息郡
人盧章爲小吏偶試章之揚于學使得補諸生

其人登第謝焉雲南武官無常祿累年矣公令
牛馬布帛雜貨咸得充賦賦遂給而滇中人人
德公謂公有陰德蓋父子一心云文安公少子
宗伯公諱廷機字利仁號肖泉嘉靖乙未進士
文安公年七十三爲南兵部參贊機務始生公
遂名焉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甲辰充會試
同考官所取多名士如大宗伯秦公鳴雷大司
徒畢公鏘是也分宜用事子世蕃橫甚其門如
市公居比鄰不一謁有客諷之曰人皆若父子
相門羅雀矣時學士公同爲檢討公編摩史局
垂十七年遷司業已轉南京國子祭酒乃李公
默所薦分宜忌之改公南太常轉南工侍滯南
都十年餘或又有諷之者公曰有命焉吾不能
干時好耳時振武軍變殺戶部黃侍郎而管卒
猶驕悍群聚人心洶洶部章莫肯署者乃公抗
身而出諭以大義卒羅拜感泣曰得如林公吾
無患矣公鎮之以靜擇屬任事餉以時給衆遂
安先是漕者必屬邑畢至方許歸多顧望者莫肯

前公檄所司諸邑不相及事畢卽遣四方聞之輻輳而至京倉近水者省輦運費故事多請託而遠者吏惟守空廩公探籌均之遂著爲令咸怙怙稱平工部內府歲供與織造御服中貴人數多濫公裁之省費鉅萬蕪關權稅久且滋弊公疏選有才望者拜給關防上允之歲增課二萬餘改南禮會北禮缺侍郎廷推公分宜又忌之竟用陪者分宜罷始進南工部尚書後改禮部學士公擢祭酒弟副使煙舉進士公嘆曰知是不辱貽書戒二子努力報國疏乞骸骨歸來且與親知結社賦詩蕭然一室意澹如也所著有世翰堂稿計聞上愍悼焉遣官祭塋公外和內剛喜怒不形終身不言人過撫諸孤姪如子宗姍待以婚喪者悉力爲周卹而尤篤於故舊視人之急如坐湯火雖冒嫌援之不避也餘姚孫文恪常曰不恃不求僅見林公耳莆田康司空同在史局扁其齋曰學林或問之言林公雅量不可及也人謂公名家子蓋兄弟同德

公學士公諱燠字貞恒號對山宗伯公子也嘉靖丁未進士少有其質且誦萬言伯父康懿公曰後代而濟美者此子也督學江公以達奇之過康懿公曰公家千里駒也華亭平泉陸公得南宮卷奇之此必有家學者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景王出閣充講官分宜用事于世蕃邸第與公居比舍挾以要公曰王之國講官當遷長史使人道意公正色拒之後不果遷徐文貞當國思大用公自洗馬擢祭酒祭酒公署創自文安歲久圯甚公捐俸新之曰此朝夕先公也訓士一遵先軌陞禮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會中官奏修九陵意有所取上命公往勘公奏言惟長陵應修耳上允之省費鉅萬中貴側目公當此虜犯邊條陳七事後改吏侍經筵且講語多剴切俄有言調南佐南銓者五年著篆禮部魏國子長邦瑞已咨大學復以少子邦寧請當事者惑其私陰主之公曰以嬖奪嫡非制也魏國門客為請于公執不從未幾言官聞

於也朝竟襲邦瑞萬曆改元進公南京工部尚
書裁冗濫禁請託曹務一清改禮部以母喪歸
部使者荐公中外望柄用公亦留意當世朝章
政體人材吏治無不熟計立朝風采傾動一時
仁和古文端公蒲州楊襄毅公尤推重公每事
谷決獨以正直忤江陵竟不起用惟徐陸三公
歲一寓書重知已也家居毫髮不苟舊廬遭燬
假康懿祠以居蕭然如寒士或勸公貽書政府
公曰此先司馬家法也門生故舊書問不絕稍
涉非意則謝曰吾嫠婦也終不以晚暮易節甲
戌大旱公憂桑梓禱于鱣溪廟大雨庚辰夏又
旱公禱如初觸暑嬰疾遂不起云前一夕星隕
訃聞上愍悼馬遣官祭塋里中士民請于兩
壘祀公于社扁曰清忠祠蓋紀實也公敏而好
學于書無所不窺發之詩篇一遵唐軌所傳有
學士集至于文章雄深渾厚絕類司馬子長余
讀福州志可觀其槩惜八閩通志未就耳享年
五十餘豈惟遠謝文安視康懿宗伯壽少遜焉

公詩文更優可謂文安慈孫矣卽宗伯于康懿
稱二難乃易名之典兩公尚缺此本清朝當議
者余所善世吉卽公子也公家世系科第之詳
余不論而論四尚書之大者

陳子曰四先生有相天下之才遭逢公聖主讀
所上書俱裨國是奈何未究也嘉靖以來執政
之臣始而成都繼而永嘉變而貴溪變而分宜
新鄭江陵之際益難矣四先生得爲完人往矣
聘君與弼贈撫州公金井水壺冰六字四先

生有焉 孝宗敬皇帝謂文安守正奉公愛君
憂國今世宗肅皇帝謂康懿歷事累朝始終
一節今皇帝謂宗伯茂著風猷克全美節謂
學士聲華政績望重三朝語曰知臣莫如主乃
觀之林氏良然

劉處士傳

處士公姓劉名漢夷陵州人性馴謹寡言笑少
孤力田撫其弟淮以友聞卒年八十三兄弟怡
怡如也里有鄭仁者坐通賦將鬻子以償官公

曰吾尚能周之得存其子又有周易質貨于其
家亡其金去急追之其人以半謝公嚴却之且
曰卽死不受也一日走江岸見鄰棄婦赴溺偕
室人諭之歸其夫悔今子孫如林德公也餘種
種多陰隲事處士有孫一儒同燭舉于鄉以德
業名世竊慕其家行而屬余傳其夫語曰窮視
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可以觀處士之大矣
贊曰余讀盛弘之荊州記謂三峽之水多竒秀
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必有偉人當之卽閭巷
中有砥節礪行者處士其人耶處士其人耶

高士任先生傳

先生諱鳳岐字應文別號時菴學者稱時菴先
生生世蓋豐城人先代徙南京匠籍徙居黃蓬
山則高皇帝時也先生少有竒質過目成誦
至父習尚書貢爲新昌主簿先生尚書授徒里
中從游者衆品藻最精先通奉公在童子大詩
曰此屈宋才也以女妻焉卽余母誥贈太夫人
者也同時胡生彥先生亦竒之後爲名御史先

生諸生中有文名學使江西姚公文瀨台州蔡公潮列爲上等蔡公見先生長身玉立高視大
步議論懸河方病足命洩隻履進雅重若此先生性最嚴每踽踽行視多仰而後進者畏之拱
立有吏目李諫京師人性最悍與博士爭席大梁李公濂守河諸生咄咄爭未已先生曰校官
者賓師之位可同屬宿弊李公心服之吏目媿而走其席至今定先生家壁四立意澹如也平
生耻于千人絕無委瑣態善詩賦多聞元以後語里醫胡子恂以楊支藥肆倏爾有由藥索先生
題口占曰笑着生意滿行窩顛木于今也發柯屈指許多名世者先生應不讓華佗先大夫
人在時能誦百首恨少時未筆錄也先生死年四十耳墓在江北青石垓先生樂生類榮啓期
治經類申屠蟠皆古來高士故先通奉公表其墓曰明高士時菴任先生
陳子曰余登黃蓬詢先生故居及封樹山中人道馮名竝二劉近讀張文定公集言邦奇視楚

學過沔陽講書至子適衛章問教養孰重諸生
默默有任生進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稷
播谷造周契敷教興商然聖賢之君六七作至
周衰而孔子以苗裔師萬世天之報契者厚矣
故教尤重云張公賞之筆于書余因述之俟續
高士傳者采焉

五世園續集卷十六
沔陽陳文燭玉叔著

傳其列女吳氏傳
余讀王道思所議純節善道吳列女論心竊異
之及讀列女遺文意高詞古又度死者所欲而
處之臨大節而不可奪議稱其才識德性心術
儀則為天所厚且總云列女正謂可為人妻可
為人姑可為人母對男子之稱如范曄所傳按

次高秀不專一操道思言是矣余采文行之大者作吳列女傳且錄云侯文五隋所錄入妻何吳氏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刑部主事何公琚之繼室監察御史吳公從憲之妹也生而聰敏異常好覽古經史諸書曉其夫肯發爲文筆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號扶陽子年十九適他山何公相得其驪一日何公提牢且多病報書曰來書言去病在治心治心在讀書妾聞之欣喜此身最重勿爲情欲所蔽且心者一身之主謹其始防其漸不在一端妾念夫子體薄調護異自報國以顯父母妾有賴焉妾父有言敬之勉之順天而行是婦道也何公愛其書批點焉其交徹如此其寄家書云向父之歸拭淚相看忍于責別時許再來耳去三兄讀書有沉船破釜之志何患無成近知得一姪男嫂氏嘗欲效古者胎教此兒過人遠矣扶子不勝其喜早暮與他山觀書頗覺有得恨不質正吾兄耳其孝友如此後他山以病卒爲文奠曰夫子其歿耶其未

後耶妾侍夫子四載一旦相離音書屢至豈期
于今舍妾何之古者修士其神不死夫子精靈
神爽尚存宇宙在天之上妾將挾雲氣以西游
不見夫子九天之上不止也在地之下妾將穴
黃泉而下入不見夫子九地之下不止也但冀
妾死之日夫子有知願臨妾傍示相從之路其
哀痛如此狀其行曰未亡人吳氏痛夫志行沉
沒敘其所知憶夫在刑曹時散廩有堂上三吏
挾勢多求先生叱之聞于司寇公司寇公姑息
先生義形於色頗爲不悅妾乘間曰所執係國
家輕重乎如未也馬用執先生怒曰顧義可否
爾汝隨流而靡者妾愧悔謝焉其在提牢晏卧
早起俾刑人寬一刻之苦同年楊君以諫繫獄
同年某者希當路意而禁嚴藥不能進先生屢
請某竟不從先生歸語曰世有匿媚事人者乎
往獄中見楊君大駭謂先生曰他山不畏禍耶
時史觀吾以議獄降職由判某州先生慰勉之
妾觀言論忠誠直壯使當職任事又何如也慮

囚江南審慎求生妾不能知然寄書云奉命而
來期盡厥心想相告之言不相誣也居嘗竊嘆
得行其志爲朝廷討安國事若守一郡必使民
各得其所然後成箇人品詎知一疾而終耶平
居衣服飲食稍異貧時感悔思念惟恐損福一
言之失默坐終日悔過遷善鬼神鑒之退時之
暇手不停卷至古人嘉言善行欣然爲妾曉諭
評論臧否妾出意見多以爲然惟不喜妾讀悲
痛哀憤之辭安知今日之悲表尤甚耶憶夫子
嘗曰王遵巖蔡可泉二公德業文章願學而未
能今得二公言庶見夫子於地下矣其感慨如
此至五十餘月思以身殉與父兄永訣書云爲
人臣而滅義君之賊也爲人婦而失節夫之醜
也吾夫之死上無老姑可守以孝下無弱息可
守以慈安得戀戀於死生之際而難以自決耶
幸謝老父母諸兄弟隔別幽明異日黃泉與他
山相見萬無以骨肉之情爲我戚戚也囑應年
姪書云汝叔起家寒酸而廉於近利入官抱病

幾無以殮僅遺下田租計穀數千斤買屋一座
價三十兩毋謂汝叔之廉無以遺汝也汝叔書
籍衣服當爲世藏但諸人者急取姑分與之變
賣以備棺衾毋謂汝媻之薄無以與汝也惟託
天祚我家汝多生男孫奉宗祧以續汝叔之後
汝須念勤苦善事汝母要以不愧先人爲志毋
忽我手書許氏細娘服事汝叔有年彼若守志
與汝母同爨若不能同須體汝叔之意與屋三
間撲租穀二千斤以給他一主一婢日食倘不
能守則租屋當歸我姪歲時祭祀務盡孝道可
也父母之恩未報囑三女婢付託我兒收養代
侍父母舊布衣付之囑欽教欽華書曰汝義父
遺下坐落土名嶺後娘官肉撥租二千斤付汝
二人每年寒食上墓牲一口菓三品饌六品酒
餅清潔用銀中兩歲輪排辦先期告何家子孫
至具行禮租田汝二人世守無失何氏子孫不
得侵奪其曲處如此遂自縊他山卒以嘉靖甲
寅年三月十四日吳氏則五月初四日也方勅

兩鬢與衾同殮斷髮縲爲三寸結夫魄一留自
結視死如歸行道之人哭爲郡邑諸生呈兩臺
謂其成仁取義聞于八朝廷得旌如例爲謚議
者參知王慎中寧道懋卿遵巖公也晉江文公
陳子曰余讀列女傳皇甫規妻何氏善屬文能
草書不爲董卓所汚陰瑜妻荀氏不爲父爽所
逼而聰敏有才藝壯哉二氏之死猶有所迫耳
乃吳氏無所迫而從容就義文辭馴雅處置周
悉豈惟二氏不能斯亦忠臣所難者哉何比部
聲施後世矣

殷節婦傳

往余官京師戶部殷公以縣令召入此必爲
諫官而公上書改留曹余心高之明年使淮交
余甚歡也每道孀母事泫然而涕曰登瀛生數
月而母寡時方痘指面而祝天也若出數點其
生乎應手者四人以爲神又大節凜凜四十年
如一日可俾其堙滅也屬余紀其事節婦姓貢
氏係出貢侍制之後宣城縣學生殷公鏊之妻

也。鑿字濟之，幼穎異，習毛詩，與其兄太學生。有時名督學黎御史以國士遇之。年二十二卒。貢年財二十耳，乃撫其孤女，爲自立計，無何女卒。其母探其意，剪髮誓志。他日母迎歸，有季氏諷以歲月長，義者時方食，碎其所食器，大罵，忍饑歸。而季氏引避，不敢見事。姑盛氏備極孝敬，居則同食寢，則同榻。每泣曰：若得先姑死未亡人之幸也。躬身紡織，寒暑不廢。嘉靖戊申六月四日疾不終日而卒。將卒之夕，自整其衣，妯娌中爭以新衣履與之，張目擲去。其姑笥中所自製者服之，目遂瞑。嗚呼！我聞天道無定節，婦禱子，痘則應，誓先姑亡則應，是必有以感之者。戶部公舉壬戌進士，以行業名。世言必歸母氏之教，將聞于朝，而表異之節，婦聲施弘遠矣。

野史氏曰：余聞節婦兒時有舅氏光祿萬公，以死事謚忠烈，往撫其棺，曰：舅得死所矣，不更三夫不事二君，何異萬公哉！如節婦所爲，極難耳。余因書之以愧天下後世爲人婦之懷二心者。

李烈婦傳

余讀劉向烈婦傳其事多丈夫之槩而女誠七
篇當時婦人能口之矣夫大都古者嚴于女教國
風內則之遺尚在兩漢間至唐李翱傳高愍女
則曰爲人父者願以爲子爲人夫者願以爲婦
豈非以修潔處死在後世寥絕耶余聞李烈婦
事書之俟續女史者采焉烈婦姓張氏山東青
州府高苑人今大理寺副張希稷之女知縣李
孝季子楊休之妻也烈婦生而明慧疑重寡言
笑精女紅嘗讀小學諸書省其大旨父母愛之
且曰胡不亢宗見耶年十八適李生蓋隆慶元
年夏五月也執婦道惟謹晝夜勸李生讀書舅
姑愛之謂可作家範云後冬十一月李生偶病
卒於念四日申刻烈婦痛哭幾絕旋入卧內呼
其女慚檢嫁時衣爲永訣狀遂自縊于衣架上
卽是日戌刻也舅姑往視顏面如生哀過于其
子里中往哭者數百人御史疏于朝語多在
疏中其略云張氏諧婚操白七月考厥殉夫接

踵三時藁砧之內未寒內子之目已瞑捐軀若
棄視死如歸者走上聞而憐之下禮部議得旌
其廬人稱烈婦而談李生孰謂李生天耶
陳子曰余與烈婦父爲同舍郎聞烈婦事往問
之其父悛悛不忍道出督學鄒先生書示余中
言烈婦最關風教至比大家之出于班氏也余
讀前疏知烈婦有父風鄒先生言不虛矣諺曰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豈其然與豈其然與

劉節婦傳

余聞一醮不改命之曰信此婦德之常耳共姜
伯姬何寥寥也彼捐軀而死毀形而存又何烈
也若撫子以太厥家尤稱託孤寄命矣竊感焉
作劉節婦傳節婦姓方氏孝感里中人年十四
適劉公廷相劉公幼喪明多病左右携持奉湯
藥惟謹後劉卒方年二十四耳且泣且嘆曰天
乎未亡人從茲逝矣其繼姑周氏曰我且老二
孤煢煢卽爾死相與轉溝壑何俾爾夫哉遂蘇
息乃伯生五歲伯燮三歲閉門紡績歲約布十

延奉舅姑以衣二子嘗曰吾旦暮恐死者何爲也督二子授書良苦二子下帷毛氏詩一日誦栢舟篇廢書長號痛其有類于母氏者嘉靖乙卯同舉于鄉復顧二子曰安得爾父在今日乃爾等至今日不易也尚思樹立俾異日見父于地下知我不愛一死令二孤名卽死者尚亦有賴哉言已復大泣事姑如母姑愛之如女皎皎貞潔足不踰戶今五十八歲鄉人十其遐壽云伯生登乙丑進士隆慶戊辰伯燮登進士上書闕下表厥宅里二子文雅好脩有時名海內擬之二陸與余善

陳生曰問巷中夫婦多白首也朝病死暮不齒孰與劉節婦哉矧二子又才樹勲明廷語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乃觀之節婦尤信

山大戰實主請以... 亦成險... 刺主曰... 之... 聖與余...

西園續集卷十七

沔陽陳文燭玉叔著

墓誌

河南伊府左長史林先生墓誌銘

嘉靖庚戌不佞以童子從先按察公游京師得見林先生先生謁選天曹太宰李公試第一授知沔陽州事比歸應試先生奇之異日必名世者諸生中如玉給事順陳祠部述齡丘戶部騰先生遇以國士而先生遺言生平之槩在沔銘

我者其沔人乎是二三子之責也先生之子夢
竹持族子竒石狀泣而請焉林蓋光州固始人
晉永嘉間入閩子九人皆為州牧數傳而有五
才公先生六世祖也夫父尚明公父汝勛公有
隱德世居泉州同安縣之翔風里先生穎敏不
群年十五喪父且囑曰兒當充宗若兄弟倚而
成也先生含涕識焉弱冠補邑庠家四壁立帶
經而漁樵也時先生有重名人多執經問竒字
所得脯糈供母甘毳之養甲午舉于鄉從學者
日益婚娶之昆仲衣食之斗粟尺布不私也嗣
守沔陽沔介江漢號澤國先生至沔會大旱禱
雨輒應已復大水沒民田廬先生登城視之籲
天號慟投牲于河水旋平除一切煩苛與民休
息死徙無出鄉暇課諸生為文品評興起科第
多出其門云州故有衛軍民雜處衛使者蠶食
之戍卒存者屨千而冒糧萬計屯種之畝盡為
使者業先生嚴稽之歲省一萬八千有竒使者
難以侵漁至相與仇誣州民為盜文致成獄十

八人皆比死先生憐而釋之賴以存話民間土著少而僑寓多湖田至不納稅又客丁免差先生籍其富者三百戶以補流移歲請倉粟賑饑當路不應先生便宜給發約來歲償之秋果熟民爭輸入督糧判有米耗入私囊先生偶無之吏請如前法先生革焉父老請勒石爲戒先生曰孰與令甲哉後來者自爲耳其約已愛人如此歷五載遷太平府同知會入計先生攝太守事兼攝邑篆治行如馮遷 伊王左長史 伊

王惲虐有異狀先生曰吾歸矣可曳裾王門耶歸則閉門讀書灌園自適絕不與貴游相徵逐每當初度輒思父母泣數行下不欲稱觴日以孝弟忠信訓其子姪廣延茂才異等與之師友所積俸餘分周族人娶者嫁之鰥者婚之幾至十人期無負乃公遺囑云性耽書史年老廢視猶命誦古文詞卧聽之壁間書三不言不做不盡不敢十二事以自警一日偶病其子孫藥不進先生曰吾願學范文正公顧力不逮耳孝廉

吾大節子孫力行之吾目瞑矣某甲子吾當歸
其日果符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春秋
八十一塋于長興里之原先生所擇也不佞少
事先生比聞長老言先生庶平吏耳入閩知先
生鄉行甚備有甘露降于庭有犬乳猫大司寇
陳公道基異而記之所稱和氣致祥克昌厥後
大先生之業者何可量哉配李氏側室王氏子
一人夢竹王氏出娶李茂春女孫四人雋卿麗
卿彬卿紹卿皆有美質先生在 穆皇帝朝進
朝列大夫 今皇帝朝進中順大夫故稱先生
中順云銘曰中順之風翔而遠中順之後興而
長何以下之以生以藏

劉處士墓誌銘

劉處士蓋里中長者處士雅好詩屬余敘其詩
又屬余銘其墓今沒八年矣其子完持費進士
以明狀來請余處士視費子與余厚矧有平生
之言乎按狀而次焉處士諱元綱字崇正年三
十眇一目號一明子浙之金華人詳家譜中元

時有元八公者遷沔黃蓬山遂世家焉曾祖琢
任國子監助教翰林院檢討祖深以進士尹
陳留有直聲仲子文昌生處士一歲遂棄世而
處士孤矣稍長進士公名曰元罡而處士性復
剛介其兄學正公元慶恐其太剛則折也更爲
綱常之綱處士年六七歲意氣翩翩自許獨以
家貧棄舉子業好讀古書又好讀杜詩如子美
七律一一能口誦在余年云時往來黃蓬山中
獎善嫉惡與物多忤處士作剛說亦自道之性
最孝友嘗著劉氏講自成一家人乘家大人按
察公愛而序焉進士公有善政祀陳留處士持
名宦錄士于郡太守杜而賢之請入鄉賢處士
以爲大快有從兄元熙弱而貧處士置田與種
子其二子有姊適王者與處士異母孀居而貧
相去百餘里歲每走視之輒流涕終林又黃蓬
俗多爭處士曉以道義多所敬畏村中語曰劉
霹靂難當耳鄉人趙憲者易衣入官投金禾袖
遂遠衣處士持金歸趙趙甚德之配趙氏有婦

德相與教子讀書終其身嗟處士猶布衣耳乃
能脩牒永祀有光于先不忝各家子即查大義
田卻金如達之所為吾度處士真易事哉處士
生弘治某年月日卒隆慶某年月日葬戊辰某
月日墓在黃蓬松林山從檢討公葬處男曰人
完家憲完有美才貢于鄉所著漫興稿余業品
之矣茲特志衍銘焉銘曰敦爾朴世爾族藏爾
玉蓬之麗

劉心川先生墓誌銘

安城劉先生沒其子鄂浮淮而請銘余悲慟良
久乃中憲尹公一仁次其實且言與先生永訣
時狀則有潛江劉子銘則有沔陽陳子尹公促
其子行勿遠淮安而違末命也往先生講道漢
陰最奇余何可辭按其狀而識之俾後世有知
先生者先生諱賓朝字讓甫號心川宋淳祐間
家吉之安福代為著姓至父兆泰公家聲益振
母黃孺人生先生為仲子大父廷瑚公聞其啼
聲以為昌劉氏者此兒也稍長讀春秋穎記絕

人督學使者竒其文試列高等嘉靖丙戌聞餘
姚新建王公守仁講良知之學往執業焉歸而
潛心大業多所發憤己丑走會稽哭王公之喪
復與海內名流大會于天貞書院而其學日益
乃脩譜建祠和集族人族人多楚客者先生楚
遊省之至彭蠡幾覆舟先生正襟賦詩比于唐
介舟人恃以無恐潛江有謝宅者師聘先生從
遊偏南國過沔與家大人按察公論學作其復
初書屋記問荅無虛日遂罷舉子業不爲而督
學王公宗沐移徼高先生行終其身不除先生
名風勵學官弟子先生侍文莊公守益久探
竒覽勝時有所得往來于復古復真之間又與
司馬聶公豹官諭羅公洪先上自洙泗下逮關
洛中間辨論有裨于道詳在存稿中諸名公皆
呼爲益友而文莊公則許其崇真濯僞脫舊而
信新吾道南矣爲詩壽先生且云驥子肄兮裘
萊婦其榆粥父子夫婦之間有良遇矣先生篤
信好學假令授之以政功業當無量竟老死巖

穴中不獲一試然善事伯元御異母弟四人孝
友無間倡鄉約建義倉貯穀千石收放以時歲
凶無死徙里人德之語云不能行于天下猶可
驗之一鄉先生有烏先生生以某年卒以某年
月日葬以某年月日壽七十四配王孺人子三
長御仲鄂廩膳生孫某曾孫某仁人之後其必
昌乎余聞先生病革勉予以問學神爽而逝語
尹公曰今而後庶無愧于朋友矣卽燭後死者
安知其日不愧于先生哉重有感而銘之銘曰
其貌也質其心也逸全而歸之天壤乃畢吁嗟
先生藏此室

神首程蕃府知府旗峰林公墓誌銘

旗峰太守林公百四齡考終命海內竒之以爲
人瑞是太和之徵也恨當事者不聞于朝而不
穀同公孫學憲君舉進士交最厚入閩會公子
少司徒公年八十請曰先君將葬而未銘也敢
狀而屬之吾子乎狀稱公諱春澤字德敷家候
官縣北嶼而嶼當旗山正麓別號旗峰林自五

代周有文尉爲奉節令以廉著義不仕宋寓居
于閩再傳而至士衡爲宋經略使宋元以來代
有聞人國朝多以明經顯者戶部公某有隱德
誕公得異夢謂可大林氏云幼而穎敏諸父舉
扇命對曰畫扇輕搖山水動應聲曰新詩題罷
鬼神驚其竒如此弱冠以禮經名督學杭公試
輒首選謂林子天下士云正德庚午舉于鄉甲
戌登進士乙亥奔戶部公喪哀毀骨立起除戶
部主事是年以毅皇帝南巡公奉命監臨清關
提督江彬扈從擅威福軍校邏索卒無所得而
寬征疏滯行旅德之呼爲林佛云督理京通昌
平諸倉清積貯之耗爲正儲出席版之美爲公
費與總督內臣相持具疏幾爲中傷而朝論多
公正直云三載好績陞員外郎贈戶部公如其
官贈母陳孺人封繼母楊孺人是年黃河淤阻
公奉命趨運如期至京師戶部尚書孫公九峰
侍郎秦公鳳山思薦爲吏部郎會丁繼母憂不
果再起爲戶部郎因司藏失盜謫江西寧州同

知量移吉安判至則問民疾苦與諸生講學論
文絕無遷客態侈貳肇慶視高州府事海寇攻
城守者以搖兵備禦民病之而公加意土著城
堞樓觀悉爲增置築敵臺二十四座添外城二
十四丈立兵寨十餘柵詰捕賊黨多所擒獲去
高之日百姓遮道泣馬祠而祀之扁其亭曰懇
留遺績轉南京刑部郎擢程蕃府知府程蕃在
貴陽雜夷中公首正男女冠服選耆德爲童子
師分布各寨令夷人向學習禮郡東溪河來往
病涉公創石橋民便之改新學宮開尊經閣引
諸生談古今書史與昭代典章有遠方未聞者
而士用不變漸以經術顯至今有科目咸謂林
公之方云又卧龍金石二司及通州寨屢年失
地督撫檄公與安宣慰勸平方會薦功而大計
論調公浩然歸矣歸來與親知徜徉于錦溪草
堂而好堪輿之術暇則歌詠自適與里中鄭善
夫少相友其詩雅相類卽司徒公與學憲君之
詩得諸庭訓云至處祭田修譜牒創神祠忌日

縞素垂白哀慕撫愛諸弟婚娶焉種種多仁義
事歲己卯公年百歲中丞龐公御史商公建人
瑞坊司徒公學憲君俱在告曾玄滿堂上卮酒
稱觴諸縉紳造門祝無疆而公百拜終日不倦
後百四歲以恩詔進大中大夫中丞趙公御史
龔公復建六朝大老坊公拜謝如初強飯便登
涉如少壯有濟勝之具者一日偶嘆曰吾幸際
六朝用雖未究而鴻濡熙澤在百年之外死可
矣端居而逝顛顛不垂公生成化庚子十月十
四卒萬曆癸未四月十五日年一百四歲葬錦
溪山之陽娶陳氏封安人男三長應亮戶部侍
郎娶鄭氏封淑人次應憲應起俱庠生孫九長
如楚廣東提學副使次如粵如虔等曾孫五昌
世等玄孫二廷極等所著禮記筌蹄十四卷人
瑞詩集十二卷家訓十六篇陳生曰古天子巡
狩問百年者就見之而莊生以爲大齊卽期願
又多山澤耳有如公紆青拖紫子孫振振大哉
余聞公與整庵羅太宰涇野呂宗伯極論爲仁

之旨而愛人喜施可謂仁者壽矣宜銘以傳來
世銘曰旗岳之神降爲傑錦溪之陽崔且率伊
誰不朽人與骨林氏之藏千萬世

山東左叅政南紀蕭公墓誌銘

班孟堅傳循吏言儒者通世務明習文法以經
術潤飾吏事生有榮號沒見奉祀廩廩德讓庶
幾君子之風者蓋庶平吏云吾友蕭君其人也
君諱遍字文明別號南紀有兄曰近曰迎貢爲
博士齊名以狀寓書曰吾子與弟同舉嘉靖乙
丑進士繼官潛儲身後而結兒女姻非吾子誰
銘也槩觀平生古稱循良吏乎而功用未起令
人掩涕志焉按蕭蓋湖廣人世居江夏有布衣
銘者勇力絕人從 高皇帝破陳友諒功授百
戶尋隸沔衛世爲沔陽人銘生斌斌生鈺鈺生
鼐鼐生轅世有隱德而轅生霞文明之父也贈
奉議大夫刑部郎中公恂恂長者世武弁而獨
好文前配張宜人生子一繼配湯宜人生子五
其曰生文明得異夢獲目炯炯有神識者竒之

每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六補郡校弟子日夜
發憤不佞與兩兄結文會交甚驩一日見其文
若傾河湧泉目兩兄曰似勝爾耶兩兄不肯下
乃曰吾子于弟談何容易鼓掌者久之歲辛酉
年二十舉于鄉歸娶李鎮撫女文明少俊得志
而婚里中人榮之歲乙丑年二十三試南宮大
宗伯汪公鏗奇爲高等廷試後一日聞宜人之
訃文明出都南向而泣十八日走三十里以歸
若不知傳臚消息者奉議公方抱恙文明哀毀
兼侍湯藥五月而奉議公逝矣下佳城以塋焉
力遂終不累諸兄弟而諸兄弟得肆其力于文
章文明真孝友人也歲戊辰起復補刑部主事
文明加意官箴國朝律例習而通之大司寇有
疑獄必問蕭郎能酌情法而用之轉廣東司郎
中舊例本司持錦衣獄有都督陸炳者肅皇
帝寵臣也死已久會言者謂炳竊公家權以肥
私室穆皇帝籍其家文明據法無所撓閉門
七日而招成法司上之先時其子夜持千金入

文明宅文明曰爾獲罪朝廷輕重法耳金何爲
哉執其人與金送之法司一時同事者吐舌曰
蕭郎却暮夜金卽古人何讓焉譽滿巖廊而文
明素清苦飯脫粟衣布袍而已歲辛未三載考
績得贈奉議公兩母太宜人封妻李宜人明年
當恤刑而浙江大省多疑獄當事者謂文明可
往文明周旋十一郡平活者三百人大家宰楊
公博見其疏草竒爲大用才歲甲戌陞廣東廣
州府知府廣州饒貨財在會城下官事鞅掌文
明迎刃解之有餘清苦如卽時毫髮無取十六
州縣吏望風屏跡去之日士民遮道泣焉大司
馬凌公雲翼鎮兩廣竒爲異等歲丁丑擢江西
按察司副使兵備九江九江俗健訟舟車孔道
文明靜以治之一路便焉歲庚辰擢江西叅政
明年改山東左叅政奉勅專管漕務理刑新革
無攝其事文奏盈前應無倦色凌公又督漕淮
上得文明如增一右臂尋開新河告成之日
今皇帝賜白金陞俸一級蓋異數云無何文明

抱病終于淮距生辛丑年某月日卒壬午年某
月某日春秋四十二墓在沔燕子窩其塋不從
奉議公者非公兄弟意也配李氏封宜人生子
一名景昌曾聘余亡女季京嗚乎奉議公貧而
教子子俱起家經術文明用高第令兩尊人被
國寵命身食其報矣獨限文明長身玉立與人
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性喜奕喜飲每與諸兄
弟及朋儕飲無不露醉人人以爲親已所至平
易近民得而尸祝無論江淮卽廣州之政列于
黃次公龔少卿諸人無愧色者奈何不上壽哉
竊謂文明庶平吏可銘也銘曰武胄洪伐維沔
之陽魏科顯仕維家之祥寵命再錫爾先爾光
遺經有託爾後爾昌草木臚臚江漢洋洋名窩
燕子高岡鳳翔勒爾貞石同心孔傷表爾幽宅
萬禩斯藏

刑部貴州司郎中王公墓誌銘

王公諱榮字用之更字禹文別號夢竹晚號芝
石蓋候官世族云先因黃巢徙自河南光州固

始縣數傳而大父鏞者號友竹以禮經領天順
己卯鄉試司天長應天教賢而卒于官父謨有
隱德年三十九而卒卒三月而公生其兄鑾鑿
在襁褓中而公稱季子正德己卯以春秋領鄉
薦第五嘉靖癸未授沔陽州學正戊子徵入京
師其冬補鳳陽府壽州知州三載考績得封父
母癸巳秋陞前軍都督府經歷未任轉刑部雲
南司員外郎逾年陞貴州司郎中丙申奉命恤
刑四川抱病請代朝命甫下而逝是年十月十
七日也公生弘治壬子五月二十八日年四十
有五娶張氏封宜人子申立中式娶某氏孫某
某庚子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城北杜塢祖山之
側往沔科第間歲一舉公以教化自任講經談
藝多所評品有黎文僖公碑文什于地起而新
之開興詩立禮成樂三齋以遵聖訓定祭器修
學志士有甄陶而科第始盛兩臺交薦擢守壽
州壽淮南大郡而公才力尤敏通於世務明習
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葺倉庫以慎出納開陂

塘以通水利州例買田率稅三分名曰紙價公
申議特免以一買紙以一糴賑中丞唐公龍劉
公節嘉嘆令江以北咸如壽州法又兩稅徵收
多方官利羨餘里胥利那移公均哀折價去煩
蠲苛民甚便焉暇則興學造士崇獎節孝去壽
之日百姓遮道泣送詳在侍御胡公善碑中公
孝友廉介本於天植未生而父沒長而母兄淪
喪居常嗚咽不自勝弟鏗少孤撫而教之沉酣
六籍搜羅百氏自弱冠爲諸士已有文名每一
落筆徃徃摹擬莊騷及漢唐諸名家雄深冲雅
者多似古人芳潤高言妙句流布江漢有芝石
稿藏于家字畫遒勁得公家墨池之遺而學者
寶之且謂以人重云關中許公宗魯爲楚學使
報書云始鍾半刺傳書知子之名矣岳陽群試
識子之面矣鄖國再試宗子之文矣沔陽從容
孰子之人矣鄂城考論亮子之心且定交矣浹
歲以來左右先後翊僕之業寡僕之過多吾子
功其雅重若此而公有詩懷許如美人辭官子

